



写在南国
初冬的时候

· 散文集 ·

中国作家协会广西分会 编
广西人民出版社



写在南国 初冬的时候

· 散文集 ·

中国作家协会广西分会 编
广西人民出版社

写在南国初冬的时候
中国作家协会广西分会编

☆

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南宁市河堤路14号)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•

开本787×1092 1/32 12.625印张 插页2 280千字

1989年11月第1版 1989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800册

ISBN 7—219—01394—9/I·403 定价：4.30元

编 者 的 话

新时期的广西文学以它特有的步态，沿着社会主义文学的道路前进。十年的创作成果，无论是从数量或从质量上看，都是前所未有的。我会组织编选了七本集子：短篇小说集《各领风骚》、中篇小说集《小镇风流》、诗歌集《撒向春天的诗》、散文集《写在南国初冬的时候》、报告文学集《军校敢死队》，还有儿童文学集和评论集。这七本集子和广西作家在新时期出版的近二十部长篇小说，大体上可以反映出广西新时期文学的全貌。

参加编选这七本集子的同志有梁发源、陈雨帆、潘荣才、韦一凡、包玉堂、凌渡、蓝阳春、孙步康、何培嵩、廖倩萍、王俭、丘振声、杨绍涛、陈学璞等。入选作品，大都是作者优秀之作，但不一定是作者新时期的代表作。从每篇作品中，可以领略作者创作特色的一斑。这一斑一点的集结，即成“全豹”。这豹子喝的是八桂地底涌出的源泉，其吼声自带南国浑厚的音色。

明年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三十周年，这七本集子也是奉献的礼品。

中国作家协会广西分会

1987年10月

目 录

编者的话	(1)
写在南国初冬的时候	秦 似 (1)
青青桃榔树	谢 逸 (14)
攀 登	林焕平 (17)
我的老师	贺祥麟 (19)
乡 音	饶 韬 (25)
榕树的风度	秦 似 (31)
永远的魂灵	岑献青 (壮族) (34)
绿柳情思	韦伟组 (壮族) (37)
泉	苏长仙 (壮族) (42)
归 来	黄有接 郭志权 (45)
归来吧, 山魂	林 宝 (51)
银滩记晨	顾 文 (57)
观 海	徐治平 (60)
齿 印	李华荣 (壮族) (62)
师 傅	姚 古 (65)
走向秋天	黄锦华 (70)
赶落潮	田 稼 (74)
寻梦园	周树莹 (80)

榕·····	周保旺	(85)
叠彩拾遗·····	袁 红	(89)
千日红·····	农 耘 (壮族)	(92)
在烈士断碑前·····	韦德三	(96)
呵, 巴索! ·····	凌 渡 (壮族)	(104)
珍珠闪耀白龙湾·····	李宝靖	(110)
月夜泛舟西津湖·····	徐治平	(116)
跑道就在脚下·····	杨 彦	(120)
雅长松·····	李宝靖	(124)
没有胶树的胶园·····	吴荫循	(132)
胶林灯火·····	子 红	(138)
苗乡曲·····	周民震 (壮族)	(143)
元宝山下芦笙节·····	蓝阳春 (壮族)	(151)
五百里邕来·····	蓝直荣 (壮族)	(154)
天湖侗笛·····	冯志奇	(160)
遨游“刘三姐的故乡”·····	李果河 (水族)	(163)
醉乡行·····	露 白 (壮族)	(170)
开楼门纪事·····	吴 浩 (侗族)	(175)
歌海拾珠·····	黄绍清 (壮族)	(182)
踩堂春色·····	周东培 肖启中 (侗族)	(189)
淋不湿的记忆·····	毛 健	(194)
山河宴·····	杨德文 (壮族)	(200)
门·关·山·····	莫孝川	(205)
激战法卡山·····	梁天惠 (壮族)	(212)

难忘的一天·····	郑永太	(217)
边 土·····	邓 咏	(221)
壁 垒·····	韦有新(壮族)	(226)
重游平孟·····	阮长洲(壮族)	(232)
永生难忘的情怀·····	贺祖斌	(238)
边境二题·····	彭景宏	(244)
故乡人·····	赵 虎(壮族)	(250)
神曲与仙境·····	林煥平	(258)
西江剪影·····	谢 逸	(261)
凤凰城·····	饶 韬	(271)
灵渠秋·····	凌 渡(壮族)	(277)
大明“佛光”·····	蓝阳春(壮族)	(285)
西山的美·····	黄福林(壮族)	(289)
老山界的声音·····	聂 波	(293)
雾海拔峰壮山河·····	黄福林(壮族)	(296)
长 的 豆 蔓·····	毛荣生	(303)
漓江谣·····	庞俭克(壮族)	(307)
卜万斤·····	韦以强 苏长仙(壮族)	(341)
梦中小河·····	岑献青(壮族)	(321)
高高的蚬树·····	严小丁(壮族)	(326)
幽谷中一棵玉兰·····	潘 琦(仫佬族)	(331)
桂花歌·····	罗传洲	(339)
山里人·····	覃党生(壮族)	(346)
山之恋·····	陆光亭(壮族)	(351)
鱼塘轶事·····	杨 奔(壮族)	(357)

早晨，吹过一缕清风·····	樊克宁	(363)
青青的竹林·····	潘恒济(壮族)	(366)
清清的庭木河·····	谭承华(毛南族)	(371)
梦眼归魂·····	包晓泉(仫佬族)	(377)
海上婚礼·····	黄乃和(壮族)	(385)
海·花虾·····	黄梨兮(壮族)	(388)
回龙水·····	吴盛枝(仫佬族)	(391)

写在南国初冬的时候

秦 似

我并不喜欢住医院。几十年来，什么温泉疗养院，什么风景区休养所，都与我无缘，这并不因为我身体好，百无疾病，而不过是病而未深，还不至于濒危的程度，就懒得去花费那些时间。再则，住疗养院也须讲条件的，早些年根本不敢想。

但这几年来，已是两次住院了，虽则仍然不就是垂危之际去住的。三年前在上海，突然发了心绞痛，友人只好把我送进医院去；这一回，则是因为声带上长了息肉，拖了一年时间，受到不少人的劝告，说是切除了为好，于是，又在国庆节之后不久，住进了南宁最大的一间医院。

医生用各种器械给我检查了喉咙，然后颇风趣地问道：

“你又不是歌唱家，怎么会得到这种病？”

是的，我不是歌唱家，又不是演员或演说家，但我是教书的，教书也得用喉咙。况且平时还要讨论、辩论，还免不了同别人谈话，就更是“徒劳恨费声”了。现在才知道，不爱惜声带，也会受到这么一个惩罚。

住上两周了，手术还没有做。我仍然可以天天看书报，

写文章。南国初冬暖和的阳光，一清早就透进纱窗来，把小小的斗室照成了黄金色。还有窗外高与房齐的树，绿得如同春天时一般，实在可爱。这大概都是由于住在医院，心平静了下来，才感到更真切的。于是，我开始改变了几十年来的观点，觉得倘生的还非立即致命的病，住一住医院，倒是享福。

但这想法还是颇不牢靠的，倘若我对别人去说，比方，对我的老伴说，就会遭到反对，甚至引起她的反感。因为在去年，她得了心绞痛时，也在这家医院，千辛万苦才找到一个走廊上的铺位。我是沾了干部级别的光，住了一间单人房，才会产生这点“享福”之感的。可见，就是医院，也真是“安得广厦千万间”，“大庇天下”有病之人之必要。

二

但不管怎么说，我总算暂时得到了一种悠然自乐之感了。虽然我的散漫习惯，如被不叠，东西不收拾，有时也被护士长批评：

“有谁象你，在病院还堆的满桌子的纸笔书本！”

但几个护理人员却渐渐熟了起来，转而为原谅了。特别那个扫地和上开水的小马，她每天要来几次，上午七时半和下午三时半上开水，中午擦地板，下午倒痰盂。她看见我写东西，很热情地说：

“又在写什么？”

我说：“这一回要写医院了。”

“医院？医院有什么可写的？”她睁着那安详却带点胆怯的眼睛。

她为什么自卑，我已经知道。因为在闲谈中，我知道她是高中毕业生，考不上大学，来当了个临时工。她认为扫

地、上开水、倒痰盂比护士们低一等，因此老是感到自卑。但我发现，唯独她的工作最负责，最卖力。每次在换开水的时候，她总要问一句：

“这剩下的开水还要么？”

问过几十次，我都烦了，但她每次还要问。

她是城市里长大的，可从穿着到思想都十分朴素。当我和她说起这些天的天气很好，她却说：

“对于我，什么天气都一样。反正我做的就是这些杂工。晴天雨天没甚关系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我颇为诧异了，“干什么也都是工作呀。工作是不分高下的。”

她不做声了。对我的话是既不反对，似乎也不赞成。

是的，人的思想会很复杂，我回想了一下，比如我，前些年也经常遇到南国初冬这么一种小阳春的日子，可就并没有什么感受。似乎对于自然、对于自然美的感觉神经已失灵了。安知小马不也这样？

我还是随便翻翻报纸。因为有闲工夫，有些东西就细看下去。有两件颇使我感兴趣的事，一件是写苏联军官生活的，说是某一日，一位上将要来视察了，那时正在深秋，草色变黄了，部队的负责人要士兵们把兵营草地的草一律染成绿色。士兵们不得不干，他们边干边发牢骚说：“再做绿纸剪成叶子粘到树上去，不就更象夏天了么？”

草，想来是要一根一根去染的吧？多麻烦！这就使我更感到我身边全是四季长青的草木，该多可爱，要是在这儿，人们即使怎么弄虚作假，弄权逞势，也出不了这个题目的。为什么小马竟不感到这一点呢？

但小马却给我讲了另外一些事，她虽用不着去染草，可

几乎天天要看到周围人们的白眼。哪一处墙角还有半点灰尘，哪一把椅子摆的不端正，都非受到批评不可的。批评，这是个并不难听的词儿，但看是谁对谁。在我们这里，有些上级对下面的人的“批评”可是使你立即感到低人三等的，什么人人平等，什么民主作风，在这种场合不知丢到哪儿去了。

“我一上班，就感到压力很大，心里总是扑通扑通地跳。”

人和人的关系也存在着一个改革的问题啊。

“我曾经想去学裁缝，”她说，“但后来学了出来的人说，那个培训班里的师傅，是教一手留一手的，你学不到那个诀窍的地方，还是白学。”

这样的弄虚作假，比起把秋草染绿来，总算小巫见大巫了。但对于小马这样的人，却是不得不想到的。

我对小马说，我完全能了解她的心情。谁叫你考不上大学？我能这样责备她吗？正如她说的，“象我这样的情况的人多着哩。”大学尽管是人人向往的，可总有一大半进不去。

上面说到，我前些年也有对于阳光和绿色失去了感觉的时候。那时候，类似被叫去染草的事，不知干过多少。比如为了建“忠字塔”，我得去寻觅和挖掘黄泥，一天限令要挖半吨，还包运，要不然就证明是不“忠”！这样的事虽然过去了，但偶然想起，就觉得对人间世事加深不少了解。我之所以理解小马的心情，也是同我自己的一番阅历有关的。

“忘记过去吧”，“不能忘记过去，忘记过去就等于背叛”，都有道理，看对什么而言。对于我，我总觉得，长期以来我总是在现实感和历史感中生活着。我常常不仅想到前

几年的事，还想到前几百年和前几千年的事，虽然那些不是我所经历的，但也是人生活过来的历史，昨天和今天总是连在一块的。比如说到住医院吧，我就想到我过去住医院的情况，甚至想到我小时候县里的医局。医院起于何时，在西欧，我不清楚；在中国，很可能是北魏时期开始有了第一个医院的雏型。那时因战争伤员多，便在后方，找了一间很大的房子，把那些伤兵集中起来，有专责的医生，还有看护的人，虽然还不称之为“护士”。后来渐渐地老百姓有病的也可以进去住了。医院是由战争来作成的，这未免有点奇怪。但这也说明了，医院和邮政、铁路等等一样，一开始就是带有很强的社会性的东西。人类到底是社会的动物，这一点是否认不了的。

民国初年县里的医局，大概比北魏时代的医院也差不多。记得我有一次得了痢疾，到医局去找医生看。那是个七十多岁的老中医，一把五六寸长的胡子，他给我把脉时，我发现他的指甲长得惊人。但我的痢疾终于好了。时间不过半世纪，今天的医院变得何等惊人！又是X光照像，又是超声波，又是喉镜，又是同位素，又是扫描机……日新月异，方兴未艾。中国有句古话，“如见其肺腑”，但事实上过去几千年，要不象比干先生那样给剖出来的话，谁也没有真看见过谁的肺腑，只有在今天却真做到了。我的支气管炎和肺气肿，就是从X光照像看出来的。

我对于疾病往往抱怠慢心理，这也由于我的一种历史感所造成。我十四岁得过鼠疫，却没有死；从小有严重的胃病，连上学也常常去不得，后来却给一个走江湖的医好了。因此便有点轻视疾病。其实这态度是要不得的。一到老年，就渐渐觉得疾病并不十分好对付了。

另一条有趣的新闻，那是在日本，寻找婚姻对象已经使用电子计算机了。因为据说对方的性格、“心理条件”与“生理条件”，经过计算机，都可以分析得很清楚。决不是什么媒人、婚姻介绍所之类可以比拟的。从算“八字”，到计算机，虽同是算，却相去天壤之远。这一来，不但桑间濮上没有了，《西厢记》的一见钟情也没有了，《罗米欧与朱丽叶》的浪漫谛克也用不着了，《红楼梦》的钗黛比较，用计算机一算，也省了许多麻烦了。我不仅担心红学家的失业，还疑惧将来的诗人是否也有让位于计算机的一天。这样一想，就觉得人不但生活在现实感和历史感之中，还有一个未来感，也闯了进来了。比方说，今天的医院与五十年前的医局，有了天壤之别，二三十年后，进入了“第三次浪潮”的医院，知道是个什么样子？

但我到底不是很富于未来感的人，相比起来，历史的因袭势力要大得多。“文革”期间红卫兵去没收了我好几百本“封资修”的书，尽管我毫不吝惜交了出去，他们却说：“光没收这一些还不行，还有你脑子里的，你把这些书本上的东西印到脑子里去了！”这话说得虽然苛刻，却也是真的。比方我一开口又是北魏的医局，又是钗黛比较论，这都是证据。直到今天，我还不免这样，未来感到底不太多。也可能因为“第三次浪潮”对我到底还陌生，并且一些事情还很难想象之故吧。

小马呢，她只有二十二岁，但我发现，竟也很缺乏未来感。说不定过一二十年，她这扫地、上开水的活，已经由机器人或什么精密的机械来干了，可她就不想到这。她的历史感既不如我的强，未来感又如我的薄，因而对生活才产生惘然之感的吧。是否真这样，我并不知道。

三

天气和医院的生活虽然使我颇感适然，但也不是没有麻烦的事。

第一样是凡来探病的，不论亲友还是同事，必送水果。开始人们不知道，来的还少，渐渐便多了，当前又正是香蕉、苹果、柑桔的全盛季节，我的几个抽屉全塞满了水果。我对水果又偏不十分喜欢，一天吃上半斤几两，是了不起的了，怎么办，总不能让它腐烂。幸好有两个小孙子在中学里寄宿，便只好叫人捎带去了。他们是多多益善，总吃没完的。

也是在这几天看到一篇文章，是美国教授批判中国人五代同堂、儿子靠老子之类思想的。检讨一下我这行为，又在助长这种旧思想了，确乎要不得。但在中国，这样一条老病，恐怕是“第三次浪潮”也不能一下子冲得掉的。而且，我们也有自己的国情。这样一想，也就释然了。

比如说，来探病为什么非买水果不可？这并非谁的规定，可是几十年来人们行之若素，比法定的还似乎更挪动不得。也不考虑一下一个病人能吃得多少下去，只管要买来。这同计算机式的生活就大相径庭了，有什么办法？生活这一张网，有着很多的连结点。但旧的网总是要不断破坏，新的网总是要逐渐织起来的吧。它织起来，也还会有中国的特色，不见得就非得象西方的。

再一件，就是在干部病房旁边，正在兴建几栋大楼，丁丁当当的打桩声，一天二十四小时没有停止过。就是我现在写着写着的时候，也是隆隆不绝于耳。但我惯了，已经如同不闻。记得在访问瑞士时，住的一间旅店，房前正有两个工人在修理水管，主人还特地来向我们道歉：“很对不起，发

生了一点噪音。”我曾疑心他们是否故作礼貌之语，后来一想，倒不是的。因为在那儿汽车象蚂蚁一样的列队爬行，却一声喇叭声也没有的。人家禁止噪音，可我们的耳朵却给“噪”得起厚茧了。那两个工人修水管发出的声音，真是何足道哉。

今年以来，南宁市选最热闹的朝阳路作为试点，禁止汽车鸣笛了。有一次我问一位司机，“你认为好吗？外国早这样做了。”他说：“外国哪来这么多横冲直撞的自行车？在我们这儿，你鸣笛他还不管，不准鸣笛我们就更难办。”这也只好叫做国之不齐，国之情也。不但我们的耳朵本来就与别人两样，我们的路人秩序，又何尝不与别人两样。但我们有十亿人口，就是再过三十年，骑自行车的人恐怕也还远比坐汽车的人多。

第三件，我听说，声带息肉的手术，前后只须住院一星期。我请了一个月假，因为考虑到要禁声，出院后不能立即上课。以为这时间已够充裕的了。岂知进院将近半月了，手术的时间还是“未定”。昨天，同我有关的两个单位的领导都来看我了，掏出一张纸来让我看，哦，原来是关于我的手术的建议报告。那里面把我的健康情况，病史，轻度糖尿，中度肺气肿，发过一次心绞痛，全写上了。手术准备用什么方法麻醉，由谁手术，谁助理，也全写上了。最重要的当然是声明手术过程可能出现什么意外，包括突然死亡。既有了报告，有关单位就得研究、讨论，于是乎迟至今天还是手术日期定不下来。

“这种手术我们原是门诊也可以做的，根本用不着住院，但你又不同……”医生好意地给我解释说。

这一来我才完全明白了。原来这里有一个责任问题。这

个责任，比小马那扫地上开水可不同，一出了问题便叫做“医疗事故”。自从政治谋杀之类的事与医生发生关系以来，当医生的心上总要想到这一层的。把我的病历写得那么细，也就是先备个案。万一有事故，可以减轻责任的吧。

这又使我回想起一些往事。解放初期我认识的一些名医中，就有几个是给判了七、八年之久的徒刑的，其中一个女医生还判了二十年。原因都是医疗事故。本来，那些事故未必是医生的责任，却由于家庭出身不好或政治不挂帅之类，被怀疑是谋杀者了。

“你记得吗？那一年你到灵川县医院，领着几个学生写剧本？”

我当然记得，那是一九六六年六月，“文革”风暴的前夜。

“我那时是年青医师，你同我谈过话，后来我还到桂林你家中吃过饭。”

原来也曾经认得的，他已成为一个有经验的主治医生了。这次我的声带手术他是个副手。我有什么理由不感激他的一番谨慎细心的诚意呢？只可惜，就是老朋友，也免不了这种心理上的阴影。

四

又有人推门而入。这回是五六个青年，素不识面的，手上又是一大包水果。

“是姓秦的么？”

“是。”我回答。

“我们都姓田。在这儿工地上做工的。”

这我才想起了，今天早上，我上心电图室回来，路上遇到一个推板车的，听口音，是我们的乡音，问籍贯，是分界的，姓田。我想起分界田家有我的一个姑妈，我小时常常去